

白银谷

(下卷)

成一著

科学遴选 权威论证
高峰展示 山西长篇小说创作实绩
久经考验 再度锤炼
全面囊括 中国当代小说山西经典

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白银谷

(下卷)

成一著



科学遴选 权威论证
高峰展示 山西长篇小说创作实绩
久经考验 再度锤炼
全面囊括 中国当代小说山西经典

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银谷:全3册/成一著. — 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16.7

ISBN 978-7-5378-4839-8

I. ①白… II. ①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7541号

书 名 白银谷(上、中、下卷)

著 者 成一

责任编辑 陈学清

装帧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900千字

印 张 62.75
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839-8

定 价 158.00元(全三册)

楔子 / 001

上卷

第一章 莫学胡雪岩 / 007
第二章 老院深深 / 037
第三章 西帮腿长 / 070
第四章 南巡汉口 / 099
第五章 绝处才出智 / 132
第六章 凄婉枣林曲 / 165
第七章 京号老帮们 / 201
第八章 绑票津门 / 231
第九章 圣地养元气 / 264
第十章 一切难依旧 / 297

中卷

第一章 过年流水 / 333
第二章 津京陷落 / 365
第三章 血染福音堂 / 400

第四章	尼庵与雅园·····	/435
第五章	苦心接皇差·····	/469
第六章	破千古先例·····	/501
第七章	行都西安·····	/535
第八章	洋画与遗像·····	/569
第九章	十月奇寒·····	/602
第十章	大祸将至·····	/634

下卷

第一章	老夫人之死·····	/669
第二章	祖业祖训·····	/702
第三章	情遗故都·····	/734
第四章	雨地 月地 雪地 ·····	/768
第五章	奇耻大辱·····	/799
第六章	返京补天·····	/832
第七章	惊天动地“赔得起” ·····	/863
第八章	走出阴阳界·····	/896
第九章	谢绝官银行·····	/927
第十章	尾声·····	/955
	后记·····	/962

下卷

第一章 老夫人之死

1

自进入腊月，杜筠青就得了一种毛病：爱犯困，常嗜睡。大前晌后半晌的，不拘坐着站着，有事没事，动辄就犯起困来。挣扎了摇头眨眼，想扛住，哪成？没挣扎几下呢，已经歪那儿迷糊着了。

杜筠青一再吩咐杜牧，见她迷糊着了，赶紧叫醒，用什么法子都成。可杜牧几个女佣，用尽各种办法了，还是很难惊醒她。每回，也只好抬她到炕榻上，由她睡去。这一睡，就不知要到何时。

尤其令杜筠青恼怒的是犯起迷糊来，常常连澡也洗不成了。进城的半道上，就爱在车上犯迷糊，歪倒叫不醒。遇了这种情形，杜牧也只好叫车馆调转牲灵，赶紧返回康庄。这么睡得吼叫不醒，拉到华清池也洗不成澡。有时，路上挣扎着没迷糊，到澡堂也要睡着。这真能把她气死！做康家这个老夫人，也就剩进城洗澡这么一点乐趣，竟然也消受不成了？

为了不犯困，杜筠青喝酩茶，学吸鼻烟，居然都不管用。她终于寻到一种稍微管些用的法子：努力饿着自己。人都是饭后生倦意，饥饿时坐立不安。那就饿着你，看你还迷糊不迷糊！尤其进城洗澡时，头天就不吃饱，第二天更粒米不进。这样坐车进城，真还迷糊不着。只是空心肚洗澡，除了

觉着软弱无力，实在也乐趣不多。

忽然这样爱犯困，是得了什么病，还是自己老了？

过了年，这怪症越发厉害了。正月依然天寒地冻的，却像陷进沉沉的春困中。她除了爱迷糊，似乎也没有别的不适，不像生了病。唯有苍老之感，那是时时都感觉到了。已经给康家做了十多年老夫人，的确已经是很老的老夫人了。只是，她的年龄还不能算老迈吧：她不过才三十三岁。

都说年迈之后，夜里觉少，白天迷糊。她与老东西相比，实在不能算年迈。老东西健壮不衰，能吃能睡，她自己倒先有了老相？

老东西见她这么爱困，倒也不像以前那样装不知道了，过来几次，殷勤问候：是不是夜里没睡好？做噩梦没有？饮食太素淡了吧？还是有什么心事？时局就这样，也不用太熬煎，听天由命吧。

她日夜犯困，想失眠而不可得，想做梦也没有，吃喝也不香，即使有无限心事搁在心头，也思量不动了：心里一想事，不用多久，照样犯迷糊，就是再熬煎的心事，也得撂下了。但面对老东西的殷勤问候，她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说：“困了，就睡呗，也不难受。”

自入冬起，康笏南真搬回后院这座殿堂似的大正房来住了。多年独居之后，他的忽然到来，很叫杜筠青恐惧了几天。还好，他只是白天过来说几句话，夜晚并不来打扰她的。他住东头，她住西头，中间隔着好几间呢，还算相安无事。只是仆佣多了，这座大冷宫中的炕榻炉火，也较往年烧得暖和了许多。

他搬过来，只是为显示一下：对她这位老夫人已不再冷落？

你就冷落下去吧，我已经过惯了冷宫的生活！现在，我也应该受到冷落了，我已经有了罪孽，已经捅破了你们康家这层威严的天！你被尊若神灵，居然至今未能觉察？我不相信。我越来越不能相信了！你一定是知道了，硬撑着装不知道。你是威名美名远播的神灵，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辱没！哈哈，你是在装糊涂吧？今年冬天，你忽然搬过来住，就是想装糊涂？你想叫大家相信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老太爷并没有冷落老夫人，怎么会有那种事！你这样装糊涂，心里不定怎样暴怒呢！哈哈，我就想叫你暴怒，但并

不想叫你有苦难言。你应该将暴怒形之于色，赶紧废了我这个万恶的老夫人，叫天下人都知道你受的辱没……

只是，杜筠青这样稍一激动，心上就觉得很疲累，头脑也发胀，挡不住地又要迷糊。所以，她也不大能深想许多。

在精神稍微好的时候，杜筠青也会怀疑：老东西真能装得那样不露痕迹？他到底知道了没有？

没出正月，康笏南从城里请来了一位名医。这位姓谭的老先生，常来康家出诊，都称他谭先。

只是谭先还不曾给老夫人看过病。以前，杜筠青大病也没得过，偶尔头疼脑热的，喜欢叫公理会的莱豪德夫人来诊疗。现在，她得了这样奇怪的毛病，几次想起莱豪德夫人，可哪里还能追寻？感世事无常，更生出许多悲凉来。

康家算开明，医家来为女眷诊病，并没有很多忌讳。所以，杜筠青能面对了谭先。她看谭老先生，倒是一位慈祥的长者。他闭了眼，仔细把过脉，又问了饮食起居情形，就说：也没有大的毛病，只是阴虚火旺吧，先吃几服药，调养调养看。

受父亲及莱豪德夫人的影响，杜筠青不大信服中医老先生。不过，谭先诊断她没有大毛病，听了也还叫人高兴。

谭先诊疗的时候，康笏南一直陪坐在侧。听说无大碍，长长出了口气，又追问一句：“真无大碍吧？”

康笏南这样的关心，杜筠青也是很少享受到了，所以令她惊异，也令她生疑。他是做给这位谭先看，还是另有用意？

喝了谭先开的四五服药，杜筠青的嗜睡也并未见好，反倒更重了些似的。康笏南力主再请谭先来，杜筠青不让。她嘴上说：“哪能那么快，再多喝几服，总会见效。”可她心里却想：就这样嗜睡也甚好！

睡着了，就什么也不必想了。那些想不通的、疑心的、酸楚感伤的、久久郁闷于胸的，都可以丢到一旁，不必理睬。能这样沉沉睡去，永不醒来，

那岂不更好!

但没隔多久,康笏南还是把谭先请来。谭老号过脉,凝思片刻,依旧诊断说:无大碍,加减几味药,服些时看看。

每天早晚各一大碗汤药,又服了四五天,依然没有多少变化。不过,杜筠青放出话来:“已略有好转。虽嗜睡依旧,可犯困时头脑不很发胀了。”她放出这样的话,只是不想招谭先来。

谭先来过两次后,全家上下都知道她病了,似乎还以为她病得不轻吧。二爷、四爷、六爷陆续来看望过她,还都挂着一脸的沉重。尤其四爷,脸上的沉重更甚,他跑得也勤,几乎天天过来问候。管家老夏,也跑得勤,一天都不止来一趟。还有大娘、二娘、三娘、四娘一千媳妇,也都过来了。

杜筠青不喜欢这样被抬举:以前眼里没有她,见老太爷变了,你们也变!谁稀罕这一套。再说,她还没病得快死呢。

老东西故意这样兴师动众,分明是在做给大家看。可他这样做,真是为了遮丑吗?他就装得那样稳当,一点恼怒露不出来?

杜筠青越来越有些不敢相信了。

现在,她最想见一个人,那就是以前伺候过她的吕布。

去年三喜失踪以后,吕布的表现就很有些异常。原来那么精干麻利,忽然变痴呆了,常常发愣,叫几声都不应。问是怎么了,她总是慌慌地说:丧父剧痛,一时难以平复。

那时候,杜筠青一心惦记着三喜,也没太理会吕布。只以为遇了大丧,身心受挫,也是人之常情吧。

等康笏南南巡归来,杜牧调过来,吕布调出去照料五娘遗世的孤女,杜筠青也未太留意。杜牧挪位,是因为老东西从江南带回了一个妩媚的女厨子。赐吕布去照料不幸的五爷之女,一显老太爷的体抚之忧,似乎也合情理的。

只是,吕布到五爷那头不久,就悄悄给辞退了。杜筠青是直到腊月才想起来去看看吕布。但到五爷的庭院后竟被告知:吕布早不在了。哪去

了？早打发走了，老夫人还不知道？

杜筠青听了，倒也没生气，只是猛然意识到，这是把吕布撵走了！那件事终于败露了？像吕布这样近身伺候过老太爷的女佣，无缘无故的，哪能悄悄给撵走？吕布伺候她也多年了，走时竟不来说一声？没有疑问，那件事败露了，吕布是受了连累！

杜筠青一直在等待这一天。在她想象中，那件事一旦败露，康家准会掀起惊天大浪的：老太爷雷霆震怒，人人都义愤填膺，她这个淫妇当然难逃一死……可局面却不是这样：吕布既已被撵走多日，康家居然一直平静如常。尤其是老东西，近日并无任何异样！

那天，杜筠青从五爷家出来，径直就跑去见夏管家。见面也没客气，劈头就问：“吕布多年伺候老太爷和我，怎么说打发就打发了？就是该打发，也得说一声吧？我用惯谁，你们就撵走谁？我怎么得罪你夏大人了？”

老夏慌忙赔了笑脸说：“老夫人这样说，是要撵我走吧……”

“你老夏大权在握，我也活在你手心里呢！”

“老夫人生这么大气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“说，为什么把吕布撵走了？”

“老夫人，不是我们撵走她，是她一心想走，拦也拦不下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一心要走？”

“家中拖累大吧。长年在此伺候老太爷老夫人，脱身不易，管不了家。一个小户人家，长年没女人张罗，家已不成其家了，甚为苦恼。今年终于出了老院，能脱身了，她就一心想归乡理家去。”

“那也不来说一声？”

“吕布怕老太爷老夫人挽留，不便回绝，没敢往老院辞行。照惯例，吕布也到了手脚不够麻利的年纪，该外放了。”

再问，也不过是类似的话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，吕布只是正常放出。杜筠青还能怎样逼问？难道那件事依旧无人觉察？

但她回来思前想后，还是觉得吕布外放太可疑。于是，她就想私访一次吕布。见了吕布，大概就能明白底细吧。

然而，杜筠青几次前往寻访，始终就未见着吕布一面。头一回，车馆竟会迷了路，把车赶到了别的村！后来几回，虽寻到了吕布的家，人却总不在：不是走了亲戚，就是进城赶集去了。定好的日子，跑去了，人依旧不在。这么反常，分明是有鬼。不是吕布躲着不出来，就是他们不许吕布出来！

杜筠青假装生了气，叫嚷着再也不想见吕布。隔了许久，装着已经忘了这件事，她才忽然动议，不速而至。奇怪的是，依然见不着吕布的面：家人说她又回了娘家！折腾了一年，又赶上闹拳乱，终究也未见到吕布。

她现在得了这样奇怪的病，显见得无法再去寻访了。但她已经有些疑心：那件事虽已败露，但他们瞒住了老太爷！要真是这样，那可是太可怕了：她自己白染了一身罪孽，却没伤着老东西一根毫毛！老天爷会这样不公吗？

所以，杜筠青特别想见一见吕布。见了面，吕布就是什么也不说，她相信也能看出一个大概。他们这样阻拦着，不叫吕布露面，也能看出一个大概了。

在康家，敢瞒着老太爷，又能够瞒住老太爷的，没有几个人。新当家的三爷、四爷，遇了这样的丑事，当然也想瞒住老太爷。可他们心里装下这么一件捅破天的丑事，又能瞒得过谁？脸上能那样不露一丝痕迹？三爷脾气不好，心里装着这种事，早该爆发出来了。可在今年，三爷凡来见她，除了礼数周到，似乎还多了些和气，甚而是温情。四爷更是一个心善的人，他知晓了这等事，还会那样谦卑如常？

敢不动声色来瞒老太爷的，恐怕只有老夏、老亭这两个老奴才。他们才最擅长皮笑肉不笑！老东西一旦雷霆震怒，也少不了拿这两位老奴才出气。但这两个老奴才中，最敢做这件事，也最能做成这件事的，还是那个冷酷的老亭。有他死守了老东西，那真是针插不进，水泼不出！老夏圆滑，可他没那么大胆子吧？他知道了真相，有老亭拦着，只怕也告不成密的。

杜筠青忽然生出一个新念头，求一次四爷：她病成这样了，由不得要念想一些旧人。吕布伺候了她多年，近来特别想她，能不能把她找来，见一

面？从四爷的应对中，也能看出些征兆来吧？

这天，四爷又来问候她，她就说：“他四爷，你也懂些医，我这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呀？总不见好！”

四爷忙说：“老夫人不用多虑。谭先是名医，他说不碍事，那就是不碍事。”

“老说不碍事，就是不见好！”

“有些小毛病，倒也不好调养，得用慢功，不能着急。”

“他四爷，你也给我号号脉，看毛病到底出在哪儿？”

“老夫人，我哪能与谭先比？我只得医家皮毛罢了……”

“名医不名医吧，我还信不过谭先呢！他四爷，给我号号脉，看谭先说得准不准。”

“只有我号不准，哪有谭先不准？”

“神仙也出错呢，何况那个老先生！他四爷，我信得过你。”

四爷推脱不过，只好给老夫人号了号脉。号完，沉思片刻，说：“谭先说不差，老夫人并无大碍，静心调养就是了。”

杜筠青笑了笑，说：“他四爷既这样说，我也踏实些了。人一病，就爱胡思乱想。近来清醒时，不由念想些故人。唉，我在太谷也没太近的人，这些天常念想的一个人就是以前伺候过我的吕布。她在我跟前多年，情同家人。他四爷，我求你件事，不知……”

四爷忙说：“老夫人尽管吩咐！”

“你能托人把吕布找来，跟我见一面吗？”

“老夫人放心，这很容易办到。”

“他四爷，你这样说，我真就放心了。这事，我跟老夏提过几次，他都没办成。这可不是告老夏的状！我冷眼看，老夏跟吕布像有什么过节似的，大概他不想叫吕布来吧？他四爷，你要成全我，就不要惊动老夏，悄悄派个人，把吕布叫来就成。”

四爷很顺从地说：“那就听老夫人吩咐。”

四爷的应对，很令杜筠青满意，也更使她相信，四爷也许真的什么也不

知道。说了半天吕布，四爷竟然没一点异常的神色。

四爷走后，杜筠青还真有了一点盼头：四爷毕竟是主理家政的，他或许真能把吕布叫来？

然而，三天后，四爷进来回禀说：“吕布被派到天津，伺候他五爷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派去的？”

“早去了吧？天津时局太乱，五爷那里人手太少。吕布去天津，她男人也跟去了，做男佣。”

吕布被派往天津了？那以前怎么不明说？去天津伺候五爷，也无须躲躲闪闪吧？今儿说住了娘家，明儿又说进城赶集去了，那是图什么？

四爷的这个回话，更叫杜筠青多了一层疑问。但她没有再难为四爷。她也看出来：四爷也给瞒着呢。

2

吕布被派到天津，这倒也是真的。只是，派去并没有多久。

吕布被辞退，又被威胁不许就康家的事多嘴，也不要再见老夫人，这当然都是管家老夏一手操持的。为了唬住吕布，老夏也送了些银子给她。现在给老夫人赶车的车倌，老夏更唬得紧，有什么动静，都得及时通风报信。所以，杜筠青去寻访吕布，每每扑空，也就不奇怪了。遇了老夫人不速而至，吕布就躲着不出来，由家人出面应付。

即便这样，这位出格的老夫人还是叫老夏心惊胆战。那个该死的三喜，已经远远地打发走了。只剩了这个知情的吕布，老夫人如此执意要见面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老夏心里真是没底。

幸好去年腊月天津捎来话，疯五爷那头需要人手。尤其跟去伺候的玉嫂，没大出过远门。这趟远门倒好，一走一年半了，还遥遥无期。所以成天哭哭啼啼，只想辞工回家。老夏想了想，在天津伺候疯五爷的仆佣，也不便比照驻外字号的规矩，三年才能下班回来。困得时间长了，他们哪还有心思伺候主家！于是就跟四爷说，在天津伺候五爷的，不论武师、男仆、女佣，都按三年折半，也就是一年半一轮换吧。让谁常在那里，也难保不捣鬼。

四爷又是连声说：“甚好，甚好，就照老夏你说的办吧。”

但将吕布派往天津，老夏却没对四爷说。

他将吕布远遣天津，当然是为了对付杜筠青。吕布呢，被老夏辞退后，不仅丢了可观的收入，还时常被吓唬，日子算一落千丈了。所以一听叫她复工，当然愿意。那时天津还在洋人手里，只是已稍安定。即便在大乱时候，五爷那里也未受劫。老夏为了拢住吕布，还叫她带了男人一道去伺候五爷。于是就在腊月，吕布两口随了另外几个男仆悄然赴津了。

及今老夫人竟托了四爷，要见吕布，老夏才庆幸早走了一步棋！要不是早一步把吕布打发到天津，说不定还会惹出什么麻烦。特别是在这种时候！

进腊月没几天，老亭悄然告诉他：“老夫人病了。”

他忙问：“什么病？”

老亭冷冷地说：“还是那种老病。”

老夏听后，心里竟咯噔了一下：那妇人终于要走到头了？从去年请画师给她画像后，他就知道快有这一天了，可也没想到来得这样快。

他没有多说什么，老亭也没再说什么，就悄然离去。

老亭说的“老病”是什么含义，有何等分量，只有老夏明白。他所以不免吃惊，是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！不过，他也早在盼着这一天了。那妇人走到头，他也不必这样担惊受怕了。那妇人做了大孽，也早该叫她得“老病”的。

知道了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，老夏也才恍然明白：去年冬天，老太爷忽然搬回后院正房，与老夫人同住，原来是为走这一步棋！老太爷多年也没有在正房住过了，去年入冬后执意要搬过去住。老夏还劝说过，要搬，还不等过了年，春暖花开后？今年冬天这样冷，搬进大屋，寻着受罪呀？当时老太爷竟拉下脸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们想偷懒！我不过去，正房还住着老夫人呢，都不经心烧炕笼火，想把她给我冻死？”

老太爷这样跟他说话，老夏还没多经见过，当时真还受了惊，什么都不敢再说了。现在回想，老太爷原来另有深意。

既是这样，但愿一切顺当吧。

这一非同小可的事态既已成真，老夏该张罗的事情那就刻不容缓了：康家又将操办一次豪华而浩荡的丧事。最迟，这丧事也不会出春三月的。

只是，现在明着张罗棺木、寿衣、墓地，还太突兀。而棺木，已有现成的了。早几年，已为老太爷备了一副寿材。材料不很名贵，只是一般柏木。因为老太爷有严训：他不要名贵寿材。十多年前为他预备过的一副寿材，也是柏木的。那副寿材，老太爷让给前头先走的老夫人了。现成的这一副，急用时，也会让出来吧。寿衣、墓地，也不是太难张罗。

老夏要费心张罗的，是既叫康家上下都知道老夫人已重病在身，又不产生什么疑心。这个妇人一向体格健壮，几乎没得过什么病。忽然就不行了，即便得了暴病，也总得有个交代吧？

所以，在请谭先来诊疗以前，老夏也没怎样张扬。他只是对四爷说了声：“老夫人近来精神不好，疑心得了病了。我看不像，体格那么好，小灾小病还上不了身呢，哪就有了大毛病？四爷通医，进去安慰几句。”

四爷听了，赶紧跑进老院。等四爷出来，老夏就问：“四爷你看，不像有病吧？”

四爷说：“老夫人正睡呢。听杜牧说，别的也没啥，老夫人近来只是爱犯困。我们多操些心吧，安康无恙就好。”

老夏说：“打春了，阳气上升，人爱犯困，也难免的。”

头一回请谭先看过病，老夏也没大张扬。只是谁问起，他才告一声：“也没多大病，只是精神不好，比往常爱犯困。是老太爷不放心，叫请来谭先。谭先说了，不碍事。”

不过，四娘听四爷说请了谭先，就跑过去给三娘通了消息。于是，这两位主事的媳妇，先进去向老夫人问安探视。跟着，大娘、二娘也进去问候了。后来是各位爷们也都进去问候。

大概都看着老夫人不大要紧，所以事情也未怎么张扬起来。

谭先第二回来过后，老夏就挨门给各家说了诊疗的情形：“谭先见他开的方子，竟然一点不见效，很不安。赶紧给老夫人仔细把了脉，问了各种情形，依旧没摸准到底有什么大毛病。谭先更有些不自在了。倒是老夫人开